

福建华侨汇款

郑林宽著

福建調查統計叢書之一

福建華僑匯款

鄭林寬著

福建省政府秘書處統計室

福建調查統計叢書總序

陳主席說：「我國古代政治哲學尚無爲而治，以政簡刑清爲理想，故改良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利，爲政者多漠不關心。但此種政治方法，已不能應付今日之時勢。吾人必須應付潮流，注意於人民之管教養術，使適合於現代之生存。換言之，即一變消極的無爲而爲積極的有爲。統計之學，乃應積極政治之需要而發生者，近代西方政事之興革，多以統計爲根據。統計之重要，已爲爲政者所公認。」（論統計人事行政與各縣長書）本省統計事業，自 陳主席主閩以來，配合本省積極政治之需要，日趨發展，至今已有六年的歷史。

惟欲統計事業之成功，第一、編製統計者應當提供完備和正確的資料；第二、完備和正確的資料應當發揮其適當的效用。前者乃統計工作人員之責任，後者則非各科專家無能爲力者也。

關於資料的完備和正確這一點，我們無時不在努力之中。一般的說來，最足影響統計之正確程度者爲調查，其次爲整理。這裏面又關係着兩個問題，一個是技術問題，一個是社會問題。在教育尚未普及，一切組織散漫鬆弛的社會中，幾千年來農業經濟生活養成大家普遍的模糊籠統的習慣，這是調查統計上的最大障礙，此種障礙有時雖可以巧妙的技術克服一些，但總常使一種調查不能得到順利完滿的結果。我們所提供的資料

，自不敢保證其均能完備與正確；但我們確已盡過最大的努力，且其完備和正確的程度已在逐漸提高之中，這是我們稍可自慰的。同時，我們看看西方組織嚴密的工業社會，國民教育那樣發達，其統計事業亦均經三五十年之努力，始能稍樹基礎，則我們雖然尚無若何成績表現，亦不敢自挫勇氣，妄自菲薄。

至欲求統計發揮其適當之效用，則往往不是統計工作人員所能爲力的事。蓋統計方法祇是一種工具，統計資料也祇一種客觀的原料而已。至把統計資料應用統計方法加以解析及推論之事，則除必須具備統計知識之外，更須具備專科知識。例如應用農業統計，必須兼具統計知識及農業知識；應用財政統計，必須兼具統計知識及財政知識。故自這種意義說來，世界上祇有專家的統計，並無統計的專家。不幸專家未必均能有統計的訓練，而有統計訓練的人，未必均是專家。於是欲使統計發揮其適當的效用，乃大非易事。

同人等不敏，於編製統計工作之餘，將各種資料略加整理，使稍具條理，而有福建調查統計叢書之發刊。同人等既非統計的專家，凡所發表，更非專家的統計。所編述者，不過各就性之所近，將原料稍爲加工，藉使各科專家更便於利用而已。同人等所從事者雖爲統計之編製工作，然苟能藉調查統計叢書之發刊，而提高吾人工作結果之效用，則豈徒同人等感幸已哉。

福建省政府秘書處統計室主任杜俊東謹識

二十九年八月廿一日 永安

自序

僑胞開拓南洋創業之精神，堅忍之毅力，早爲國人所欽佩；而其有關的種種問題，亦成爲近來國人所亟待明白的對象。閩省移民早得風氣，時至今日，閩籍僑胞足跡已遍南洋各屬，此輩遷民，不斷給故鄉發生影響，亦非現在纔有，在歷史上已達數百年之久。究竟他們情形如何，在經濟上及其他方面又發生什麼關係，殊足引起我們的密切注意。

關於華僑問題，在國內也有不少學者研究；惟專就閩僑一方論列的著作，目前還不曾見到。華僑總人數之中有三分之一是隸屬閩籍，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見，而竟被忽略，不能不說是遺憾！本省年來，恰如中國其他各處一樣，正在社會變革的進程中，一切都突飛猛晉，際此五年經濟建設開始，研究閩僑的經濟力量，自當更有意義。

本書是一篇關於閩僑問題的綜合報告，這種工作自然不能說是完全的。著者以爲事既屬創始，若干預備工作也是必要，故草此書以應。著者更相信不久必因此而有更好的關於這同一問題的著作出現，并且常常以此自勉。

一位從事社會現象的研究者，正如自然科學家一樣，在態度上需要是客觀，因此，在本書中自首至尾，著者極力保持這種要求，著者希望從各方面搜集的材料，加以分析，而獲得結果，不參加一點主觀。惟社會科學的客觀程度到底能作到什麼地步，頗令人發生疑問，著者不敢說這篇報告純是事實的敘述，不過相信感情與成見却力求避免。

在閩僑各種問題中，僑匯的估計，佔了大部份研究時間。最近三年的資料，著者當永遠記着廈門各中外銀行所給予的幫助，我們於二十八年七月發出通信調查表，在那時廈門特殊的環境下，他們都能在短時期內，毫不修改的充分給了我們滿意的回答，并且還有幾位熱心的銀行家供給了我們問題以外的可貴資料。著者對他們極誠懇的感激與謝忱，無法表示，只有遵從了他們的附帶要求，不把各行數字單獨

第四章 僑匯問題的討論	45
一 匯款回國者的分析	45
二 華僑匯款主要用途	47
三 影響僑匯增減諸因素	51
四 僑匯與貿易平衡	57
五 僑匯與金銀出入超	63
第五章 僑匯機關與僑匯手續	67
一 舊式僑匯機關：民信局	67
二 新式僑匯機關：銀行與郵局	71
三 地方金融機關對僑匯吸收的努力	75
四 匯款的手續	77
五 僑匯在匯兌市場的買賣與運用	82
第六章 結論	85
一 提要	85
二 吸收資本的能力	85
三 政府的獎勵	86
附錄	87

附 錄 詳 目

統計表之部	87
表1. 福建省對外貿易統計 1905—1938	87
表2. 廈門對外貿易統計 1905—1938	88
表3. 福建海關直接對外貿易國別統計 1935—1938	89
表4. 廈門直接對外貿易國別統計 1935—1938	90
表5. 福建省金銀出入口統計 1905—1938	91
表6. 廈門金銀出入口統計 1905—1938	92
表7. 福建華僑匯款與貨物金銀入超之比較 1905—1938	93
表8. 廈門華僑匯款與貨物金銀入超之比較 1905—1938	94
表9. 歷年華僑匯款數額估計 1905—1938	95
表10. 一九三八年福建各縣華僑匯款統計	96
表11. 一九三八年福建各縣間接華僑匯款統計	97
表12. 一九三七年民營僑匯機關經匯華僑匯款統計	98
表13. 一九三八年民營僑匯機關經匯華僑匯款統計	99
表14. 福建所收華僑匯款來源統計 1937—1938	100
表15. 最近三年廈門華僑匯款統計 1936—1938	101
表16. 最近三年廈門華僑匯款按月變動比較 1936—1938	102
表17. 廈門所收華僑匯款來源統計 1936—1938	103
表18. 廈門所收華僑匯款來源統計（二）1932—1938	104
表19. 歷年泉州華僑匯款統計 1930—1938	105

第四章 僑匯問題的討論	45
一 匯款回國者的分析	45
二 華僑匯款主要用途	47
三 影響僑匯增減諸因素	51
四 僑匯與貿易平衡	57
五 僑匯與金銀出入超	63
第五章 僑匯機關與僑匯手續	67
一 舊式僑匯機關：民信局	67
二 新式僑匯機關：銀行與郵局	71
三 地方金融機關對僑匯吸收的努力	75
四 匯款的手續	77
五 僑匯在匯兌市場的買賣與運用	82
第六章 結論	85
一 提要	85
二 吸收資本的能力	85
三 政府的獎勵	86
附錄	87

附 錄 詳 目

統計表之部	87
表1. 福建省對外貿易統計 1905—1938	87
表2. 廈門對外貿易統計 1905—1938	88
表3. 福建海關直接對外貿易國別統計 1935—1938	89
表4. 廈門直接對外貿易國別統計 1935—1938	90
表5. 福建省金銀出入口統計 1905—1938	91
表6. 廈門金銀出入口統計 1905—1938	92
表7. 福建華僑匯款與貨物金銀入超之比較 1905—1938	93
表8. 廈門華僑匯款與貨物金銀入超之比較 1905—1938	94
表9. 歷年華僑匯款數額估計 1905—1938	95
表10. 一九三八年福建各縣華僑匯款統計	96
表11. 一九三八年福建各縣間接華僑匯款統計	97
表12. 一九三七年民營僑匯機關經匯華僑匯款統計	98
表13. 一九三八年民營僑匯機關經匯華僑匯款統計	99
表14. 福建所收華僑匯款來源統計 1937—1938	100
表15. 最近三年廈門華僑匯款統計 1936—1938	101
表16. 最近三年廈門華僑匯款按月變動比較 1936—1938	102
表17. 廈門所收華僑匯款來源統計 1936—1938	103
表18. 廈門所收華僑匯款來源統計（二）1932—1938	104
表19. 歷年泉州華僑匯款統計 1930—1938	105

表20. 華僑家庭每年進款中南洋匯款與本地收入比較.....	106
表21. 華僑家庭每年生活費各項分配.....	107
表22. 華僑家庭各種雜項用費分配.....	108
表23. 華僑家庭收支盈虧比較.....	109
表24. 福建華僑人數統計.....	110
表25. 廈門出入國華僑人數統計1935—1938.....	111
表26. 廈門出入國華僑地別統計1935—1938.....	111
表27. 南安等十三縣華僑登記統計1939.....	112
表28. 南安等十三縣旅外華僑與留國僑眷年齡比較1939.....	113
統計圖之部.....	115
圖1. 福建華僑人數.....	115
圖2. 福建華僑匯款1937—1938.....	117
圖3. 經由廈門之華僑匯款1936—1938.....	117
圖4. 最近三年廈門華僑匯款按月變動比較1936—1938.....	119
圖5. 泉州歷年僑匯數額1930—1938.....	121
圖6. 福建全省華僑匯款指數.....	123
圖7. 廈門華僑匯款指數.....	125
圖8. 福建歷年華僑匯款與貨物金銀入超之比較1905—1938.....	127
圖9. 廈門歷年華僑匯款與貨物金銀入超之比較1905—1938.....	129
圖10. 匯款回國僑民職業分類.....	131
圖11. 華僑家庭收支比較.....	133
福建華僑爭奪戰.....	135

福建華僑與閩僑匯款

第一章 福建的自然環境

無論在社會，文化或經濟上，福建從歷史的觀點看來，是經過許多變動的。一個斜置在東南海岸的省份，會因為地理構造狀態的特異，有過一長時期和中原隔絕着，使他對海外的關係比較中原來得密切些，無論在那方面，都顯現着特異的孤立，現在却在很短的幾世紀裏，迅速的變成中國的一環，息息相關，不可分離。地理雖然不能解決已往歷史變動中所發生的種種問題，但是用以指明這幕歷史劇上演的場所裏的一些事物，地理的認識是很要緊的。

福建位置中國的東南海岸，東經自115度50分至120度52分，北緯自23度32分至28度22分，面積計118,738方公里，面向着澄清的海，背負着如壁的青山，這裏有着一些崖層崎嶇的海岸線。沿海岸一帶，海上生活發達極早，因此在這一區域的居民好久就與海外發生關係，西部因多山的緣故，只有幾條孔道與內陸維持若斷若續的交通，發生經濟關係的機會較少。在海面上棋佈着許多小島，有許多小的只有幾方公里的面積，從這些半埋藏的地形，我們可以推想出在最近的地質轉形期中，這一帶是曾經逐漸降落下去的。沿海的雨量極充足，從南方來的颱風帶來夏末的大雨，海面的颱風往往使航海的人發生嚴重的災害。避風的海港，到處都有，可惜與腹地不發生深切的關係，因此都不能成為商業港口，只有幾個靠近內河吐口的地方，開闢為商埠（如福州，廈門，泉州等處）藉着河流的運輸，孕育着內陸與海外的交易。從海岸西向內陸，地勢愈高，全省的地盤構造，概為山陵地形，離開河流谷底，一般的都在1,500—2,000英尺，最高的山峯是介於江西的交界，頂峯約近6,000呎。中國南部的南嶺山脈沿着贛粵交界東走入福建甯化縣，接近江西交界處，突起為龍華峯，為杉嶺主山，由此分出的，有杉嶺，武夷，戴雲，博平嶺及間接分出的仙霞嶺，鷲峯

，太姥等七大山脈。地勢大多隨山脈之走向而高低，其傾斜程度，總平均約自千分之一至千分之四，如閩贛交界附近之浦城，崇安，邵武，泰甯，建甯，甯化，長汀一帶，雖平地亦多高於海平面 300 公尺至 500 公尺。全省地形面積之分配，概括如下：—（註1）

	方公里	%
海拔200公尺以下.....	14,810	12.47
海拔200——500公尺.....	61,040	51.41
海拔500——1,000公尺.....	39,028	32.87
海拔1,000—2,000公尺.....	3,860	3.25

由於山嶺密佈的關係，境內沒有長的河流，水勢大多湍急，航行極其困難，惟近海處，坡度傾斜較緩，水勢平穩，從上流山嶺帶來的泥砂石，經年累月的堆積，河口多淤成三角洲。所以有人說福建全省地形是海岸，河谷，崖層，三角洲堆積成功的。長度在 100 公里以上的河流計八條，而以閩江，晉江，九龍江，汀江為最著。因沖積作用所構成的平原有四，即福州，興化，泉州，漳州。惟因全省山勢包圍，所以平原面積并不大。

全省人口一千二百萬人之中，業農的約佔74%。沿海一帶居民除農事以外，漁也是主要生活資源之一，每年的水產值將近二千萬元。漁業也可說是航海的學校，所以這區域的人也很早就被訓練着，去開闢商業的航路。

境內氣候帶半熱帶性，每年自二月至九月，每月最低有三英寸的雨量，六月更多至九英寸，每年平均雨量自60吋至80吋。全年溫度極其溫和，夏天的溫度除三角洲外鮮有超過攝氏三十五度（華氏九十五度）者，晝夜平均約為攝氏三十度（華氏八十五度），山嶺地方較冷，但尚不過高以致間斷溫暖的氣流與減低濕度。全省濕度極高，適於植物的繁殖，但對於居民的衛生不大適宜。（註2）

農地的利用受山勢嚴酷的限制，平原地域佔全省面積最多不會超過5—10%，稍較平坦的農田大半是在三角洲，沿山斜度較緩的山田

註1 福建統計年鑑P39

註2 G. B. Cressey,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 P341

也都經開墾，不過這些山坡往往是稀鬆的山崖砂土層，或僅薄薄一層表土。這些貧瘠的土地的耕用，顯然是人口已經過多，更證以米糧每年鉅額的入口，此種純靠人力的土地利用型態已經發展到其經濟飽和度。著者在另外一篇文章曾經指出過，（註3）福建人口過度因耕地減少而更加嚴重，福建耕地最多的時候在二千萬至三千萬市畝，人口在百年間已銳減了，按理每人攤派的耕地也要多一點，可是從各方面的屢次報告，耕地逐年減少，其比例且超過人口減少的比例，照目前計算，每人平均攤得的耕地不過一市畝到二市畝，若按美人 E. M. East 所定的每人十五市畝（二·五市畝）始可維持人們的生活標準的話，我們不是地廣人多而是地少人多了。

在礦產上，金屬礦與非金屬礦的分佈均廣，其中金屬礦以鐵礦分佈最廣達四十餘縣，最著名的如安溪龍巖兩處。鐵礦儲量之估計，前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北平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曾有報告，計安溪之潘田，珍地，華安之洛陽，漳平之草洋，龍溪之丹林鏡等鐵礦，合計儲量為22,422,000 噸。各鐵礦成分均甚高。非金屬礦以煤為最盛，煤產除少量煙煤外，均屬無煙煤。煤田區分佈，有邵武蕉坑酒口，建甯黎山，崇安下梅，浦城漁梁嶺，龍巖東山龍門等處。（註4）全省鐵苗多未開採，已採者僅少數民營鐵區，墨守舊法，無發展可能。

沿海各地產鹽極富，為我國重要產鹽區域，著名的鹽場有前下，莆田，江陰，乾厝寮，山腰，碧邊，蓮河，渴美，詔安等九場。年產量約在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市担之間，專門從事曬鹽的鹽戶有七八千戶。鮮鹽分三種：食鹽年銷八十萬市担；漁鹽年銷三百萬市担；另外有原鹽一種，專銷省外，年約三四百萬市担。

全省工業化程度較為落後，食物及衣着用品等輕工業寥寥可數，更遑論重工業。一向為政治中心的福州合乎工廠法者僅福建造紙廠，福州電氣廠等數家，其餘雖多名為工廠，實則仍為小工藝的變相。

註3 閩政月刊統計副刊第十號「福建人口問題的新觀察」

註4 見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北平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地質彙報」27—28期

及「第五次中國礦業紀要」

(註5) 比較工業尚發達者為廈門，計有大小工廠二十一家，資本共5,300,000元，工人730人，以肥皂廠，製糖廠，冰及汽水廠為多。產品總值1,800,000餘元，各廠動力除廈門電燈公司設有蒸汽透平外，其餘較大工廠均自備柴油引擎發動。漳州工廠有二十八家，惟規模甚小，以棉紡織及肥皂廠為多，工人共323人，產品總值220,000餘元。

(註6) 抗戰發生以後，這些工廠或停止或內遷，沿海物質內遷，內地工業尚在萌芽，更談不到什麼工業了。

本區居民在人種上，和中原不同，皮膚多帶青黃色，手足孱弱，不類中國本部的蒙古族，據人種學家所研究，係馬來普里西亞族(Malay-Polynesian)。這一種族，傳佈極廣，西至非洲的馬達加斯加(Madagascal)北至福建，都有他們的足跡，蕃衍而為福建的原始民族。至於與中原民族的接觸，雖始於漢，實盛於晉。由於不斷的遷民運動及地方隔阻的關係，區內種族在歷史上似已含有複什性，據最

註5 據本室二十四年所作福州市經濟調查，福州的工業情形如下：

業 別	家數	資本總額(元)
木材製造業.....	492	275,600
傢俱製造業.....	291	88,780
冶煉工業.....	214	167,330
機械及金屬製品業.....	260	101,895
土石製造業.....	42	15,740
建築工程業.....	197	238,550
動力工業.....	1	1,300,000
化學工業.....	137	436,380
紡織工業.....	138	128,900
服用品業.....	79	49,790
皮革樹膠業.....	70	134,300
飲食品工業.....	272	2,333,350
造紙印刷業.....	50	1,118,350
飾物儀器業.....	113	149,450
其他工業.....	207	149,160

註6 劉大鈞「中國工業調查報告」資源委員會出版

近研究，福建的人種主要有三：即瑋(Shan)，黃帝後裔及蒙古。(註7) 晉朝永嘉之亂，是釀成漢族在歷史上的大遷移，此後的遷民運動，尤其宋朝南渡以後，對南北文化的溝通交換，有很大的關係。(註8) 唐林語閩中記載，永嘉之亂，中原仕族，林黃陳鄭四姓先入閩，後梁時閩王王審知也是中原的河南同鄉人，中原人仕遷徙來閩的，從此漸眾，原始的上苦被迫退居山背，或捨陸入海維持他們原來的生活方式。這些移民到今日我們還可以從福建的世家望族的家譜中追述其歷代遷徙的概況，不過他們到達福建之後，經過長時期居住，已與本地的民族混血。因為山嶺之重疊，加深了種族之歧異，而方言復什，亦可說是歷史遷民的結果。據說省內共有一〇八種方言之多。(註9) 在人類學特點上，福建居民亦顯然與其他各地有別，例如有較黃的皮膚及較寬的鼻子，身體的高度男167.6cm，女156.0cm，較華北為低，華中為高，體重男52.1kg，女49.0kg，不如華北，差與華中相等或竟亦不如，這都是自然環境所造成的。(註10)

人口的壓力(Pressure of Population)，早在百年以前，就在這區域內發生，福建人仍本著他們的祖先的精神，絡繹向海外的南洋一帶移殖。我們知道那些不惜冒波濤險惡，遠涉重洋，或間關萬里，勞頓風塵，以適異國的成千累萬的人們，受物質生活之壓迫的，究佔最大多數。這些人不但養活了自己，並且靠了幾世紀努力的結果，在海外把握着經濟勢力，每年匯回的款項，減輕了許多人生活上的嚴重問題，所以福建與華僑的關係特別密切，就是說，福建的經濟基礎是建築在閩僑經濟上，也不算誇誕了。

註7 C. Li,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P279

註8 據丁文江所作歷史人物統計閩贛二省北宋各佔全國5%強，南宋時升至13-14%，影響之鉅於此可見。

註9 在108種方言之中可歸類為七大語系：1福州話，2興化話，3廈門話，4建陽話，5建甯話，6汀州話，7邵武話。

註10 Paul H. Stevenson, Collected Anthropometric Data on the Chinese,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 39, No. 10。

第二章 海外閩僑分佈概況

一、歷史上的海外移民

殖民 (Colonization) 與移民 (Migration) 在空間上都是有人民的移動，可是這兩者的意義是不同的。華僑在海外的地位，究竟是殖民還是移民，有先加以討論的必要。殖民與移民在學理與法律上各有其獨特的定義。關於移民，Fairchild曾下過一個定義，他說，移民出境或入境是人民從一個發達的國家——多半是個年代久遠和人口稠密的國家——到別一個發達的國家——多半是個新開闢和人口稀少的國家——去抱有久居的目的的一種移動。這種移動也許是個人的單獨移動，也許是他與他的家庭一起移動；但無論如何，這個移動是由他個人所主動的，亦是由他個人所負責，對於移動的費用，不由政府供給；移動亦不受政府的強迫。(註11)至於殖民，乃離去祖國，到比較未開化的另一國家，從事經濟活動，並且仍與母國保持著政治關係。(註12)在元明時代，我國雖有用兵南洋之事，不過在宣示威德，並非藉政治力量而做大規模的殖民。清以後，海禁森嚴，偷渡遠洋，皆視之為坐科犯法，不受政府保護。(註13)所以華僑在海外的地位，應當是移民而非殖民。

① 中國最先與海外接觸的地方是南洋一帶，華僑移居於南洋，可遠溯於秦漢，那時據史書所載，已有徙民於交趾（越南北圻）之舉。自秦以迄現在這種移民，絡繹不曾間斷過。這個長時期裏大致可分為四

註11 H. P. Fairchild, Immigration P26

註12 參看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olony'條

註13 大清律例二百二十五章，有一切官員及軍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洋經商，或移往外洋海島者，應照交通反叛罪，處斬立決。府縣官員，通同舞弊，或知情不舉者皆斬立決，僅屬失察者，免死，革職永不敘用。道員或同品官員失察者降三級調用。督撫大員失察者降二級留用。如能於事後拿獲正犯明正典刑者，皆得免議。此律直至一八九四年始廢。

個階段：（註14）

第一時期 十四世紀（元代）以前為華僑移殖初期。

第二時期 十五世紀（明初）中國征服諸島，華僑移殖漸盛。

第三時期 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明初至清末）歐洲人勢力東侵，與華僑發生衝突，惟因地力正待開闢，需要勞力，故人數反激增。

第四時期 自十九世紀以迄現在，華僑完全在歐人勢力壓迫之下，到處遭受排擠。

福建沿海各縣，因自然環境的便利，與經濟的困迫，居民泛海謀生，歷史很早。據考據遠在七世紀時，泉州，廈門及福州等處已有人向台灣澎湖移殖。(註15)唐代東西互市，設市舶司於廣州，泉州諸港，公開貿易，便利福建的移民不少。大概在唐以前，閩人已有經商於南洋者，至唐而更盛，記載歷歷可證。目前南洋一帶稱中國人為唐人，就是這次盛大的移民的遺跡。宋代中南貿易仍舊之舊，自南洋至廣州，泉州之間，有定期航船往來，大批的移民，却是很顯明的。明初三保太監下西洋，在民間傳說與正史上，都留下使人美稱的盛事。當時華僑隨船和南移的很多，相傳鄭和使婆羅時有閩人從之，因之留居其地，嗣後據有其國，這是萬歷年間的事情。嘉靖時林道乾之攻小呂宋佔渤泥（即婆羅洲），乾隆時吳某之征服馬來，清末亞保援助菲律賓獨立，均見正史，這都是閩僑在國外的政治上的成績。滿清建國，對海外移民採取嚴厲取締的政策，這大概是由於下列幾種原因：1，明末倭寇擾亂東南沿海，閩粵海盜從之。亂平之後，海盜多逃避於南洋，在朝廷看來，南洋是盜巢，華僑是匪黨；2，明亡之後，官吏義民逃亡於南洋一帶，秘密結集勢力，作滅清復明工作，如天地會盤據婆羅洲

註14 李長傳，南洋華僑史 P 5

註15 Ta Chen, Chinese Migrations P4--5

；以及3，鄭成功佔據台灣，福建漳泉所屬的人多附鄉抗清，勞師動衆，始得收平，餘黨多逃海外，因此南洋在清廷目中，又是政治犯的遁逃藪，所以恨閩僑尤甚。乾隆年間，閩人陳倫老，經商爪哇，積富巨萬，後以繫念祖國，於乾隆十四年歸里，營居置產，爲閩省駐防將軍及督撫所聞，即行照例奏報，詔令遠戍極邊，資產皆沒入官。（註16）可算是清朝苛待歸僑一個例子。原本台灣亂事平定之後，不久中外又復通商，海禁也不像以前那樣嚴緊，對於僑民回國也較寬鬆，故法律上附加有：一

凡在番居住閩人，實係在康熙五十六年以前出洋者，令各船戶，出具保結，准其搭船回籍，交地方官給伊親族領回，具保結存案，（註17）

不過這種政策，不久又廢置，雍正五年曾有上諭：——

「朕思此等貿易外洋者，多係不安本分之人，若聽其去來任意，不論年月久遠，伊等益無顧忌，輕去其鄉而飄流外國者益衆矣。嗣後應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朕意不許令其復回內地。」

這條上諭的結果，使幾十年間，演成政府視華僑皆窮凶極惡死不蔽辜的人，官吏方面視華僑爲螻蟻草芥，上舉閩僑陳倫老裁加懲治，貨物入官，不過是其中一件罷了。

閩僑以閩南漳泉永各屬爲最多，移殖也最早，閩北華僑在人數上比較少，移殖始於何時，無可攷據。惟清康熙之時，海禁森嚴，閩北移民，曾因之中斷。至道光咸豐以降，福清人因地近閩南，染習出洋之風者日衆。閩北一帶如閩侯等地之移民，至光緒年間始著。這時海外各殖民地正在開闢，需要勞工甚急，光緒末年有法人在閩招工往美洲墨西哥開墾鑛山，閩人之往者有數百人，抵墨後因待遇不良，引起

註16 華僑歷代開吧史略

註17 大清律例全書卷二十兵律開律：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節十一頁

許多糾紛，福州遂有「鬧猪仔」之風潮。（註18）光緒二十六年，閩清黃乃裳招閩清，古田詔縣人民前往婆羅洲沙羅越境內開墾新福州（詩誣Sibre），移民之風始漸推及閩江上中游各地。光緒廿八年侯官林清美率古田，福清二縣人民往馬來半島大霹靂島，從事農墾。閩清徐季卿在福州，新加坡各地，招福州人四百餘人，在安南墾拓農田。自此以後，閩北的移民風氣纔普遍。霞浦，福安，甯德各濱海縣亦風從。

三都是福建北部一個商業港口，移民尤早，這裏有一段筆記在閩移民史料中頗值得重抄一下：——（註19）

「三都移民海外，可分數時期：唐宋以來既不可攷，惟新安族譜載元末明初邱毛德通番事，則是時荷蘭，葡萄牙海舶間有至者。又載明嘉靖六年，邱某客死馬來半島，隆慶間有赴呂宋，萬曆間有至交趾經商者。據海澄縣誌所載，明時澳頭設太監衙，遣一閩駐之，征收內外商船稅。然則，有明一代，都人之附番舶及棄舟浮海冒險往遊南洋者，已踵相接矣！觀於今日檳榔嶼俗民所操語言悉附近澳頭諸社之土腔，可知都人在檳所佔勢力，由來已久。」

「清初鄭成功出兵全廈，佔據台灣。斯時地方不靖，居民相率由高浦附舟渡台投軍墾荒，各社族譜所載，均略有所考。乾嘉間（1733—

註18 豬仔販賣制度之產生，亦可謂變相之契約勞工。所謂「豬仔」均爲有契約簽訂之勞工，唯其契約多爲受騙或被迫。招工頭每以花言巧語，誘使工人入彀，及至目的地工作，待遇之惡劣，非想像可及。而運輪途中，待如囚犯，因此每發生叛變，在十九世紀中葉十年之間，即曾發生五次，茲表列如下：一

1850	往秘魯	船上作亂殺船主
1851	往秘魯	殺船主在中國海岸登陸
1855	往秘魯	殺船主在星島登岸
1862	往古巴	殺船主在中國海岸登陸
1867	往古巴	殺船主車敗至香港被判作海盜，死三人餘遭皮海島

註19 見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 P 46—47所引某紳未刻的筆記。筆記中所云「輪船」，俗名「漳船」，乃我國僑民自己營往南洋最早的輪船。

1820)海禁甚嚴，都人結隊陸行至澳門，附番航出洋經商者，據私家所存之舊帳簿，記某站乘轎宿店，費若干錢，殖民行跡猶斑斑可考也！光緒三年(1877)，小刀會謀反，居民附者甚多，事敗逃往南洋，於是都人僑居南洋羣島，經營商業，娶婦成家者日衆。今日南洋有所謂家園者，大抵祖宗於此時期，本其奮鬥建設之精神，樹立鴻業，故其子孫襲之，享着不盡。

「咸同之際，英人蠶食緬甸，法人併吞安南，藉助都人實多！蓋海禁既開，內地居民，盡數出洋，勢力膨脹，晉用楚材，彼等又烏知所謂國家主義者！

「光緒初年(1875—1884)，新安邱忠波購汽船數艘，通航檳榔嶼，新加坡，香港，汕頭，廈門，鐵輪轉動無恙。石尤暴富之徒咸附以往南洋，荒地忽變繁區。然斯時行者，猶有衣錦還鄉之思想，洋客歸來，亦所時有，都中景況，不亞於農業時期。迨至光緒末年(1899—1908)，國政日非，民俗日下，攜眷旅居南洋羣島者，勢如奔瀾，不可復遏。

「及改革以來，潢池盜弄，烽火頻年，旅外富人，聞風却顧，不敢言歸。且又狃於目前之計，有法律之保護，優樂不思歸。間有返棹者，非貧瘡無聊之輩，即作奸被逐之徒。昔時出洋，必泣辭尊長，今日一言出洋，舉欣欣有喜色，於此可以語人情，觀世變矣。」

海外閩北籍華僑人數當在三十萬以上。連閩南的華僑總數當在三百萬，這些人在南洋開拓史上都是無名英雄。近五十年間，歐人對華僑的政策，已由壓迫而進為驅逐或出納之勢，華僑屢遭欺凌殘殺，生活更見困難，不過可喜的是祖國與華僑已發生密切關係，政府已一改其漠視的態度，確已開華僑移民史以來之先例。

二、閩僑人數之估計

海外華僑人數，公私機關團體以及學者通常都會加以估計，而估計的結論，頗不一致。最高估計如吳景超先生的11,493,095人。最低如1876年Ratzell的2,300,000人。不過自一九〇二年以來的數字，一

般皆在七百萬至九百萬之間。(註20)我們知道華僑足跡所到的地方，中國人在經濟上都有高度的成功，華僑每人的富力乃在國內每人富力之上。華僑人口數目對於檢討華僑經濟勢力，尤其校核後章的華僑匯款估計，很有用處。我們雖不能決然斷定不同的各家估計中，那個是錯誤，那幾個比較正確。估計華僑人數立刻遇到的困難便是華僑國籍隸屬問題。在若干殖民地國家的法律規定，是居住若干年的「中國血統」的人，也就算失去了中國國籍，因此不包括在若干統計中。較為近情的華僑人口報告，應該包括「還民」與「僑生」。(註21)僑務委員會在二十八年十一月曾將駐外各領事館之報告及各居留地政府之統計，整理發表如下：(註22)

總計	8,321,343
北美	197,354
南美	15,297
海洋洲	56,146
亞洲	8,009,601
歐洲	33,881

註20 吳承義先生在「最近五年華僑匯款的一個新估計」一文中曾引證各家估計如下：—

估計者	估計年份	華僑總數	統計來源
Ratzell	1876	2,300,000	參看C. F. Remer: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1928 P219
Williams	1889	4,000,000	
Edkins	1900	3,000,000	
Morse	1903	7,300,000	
Gottwaldt	1903	7,600,000	
Richard	1906	9,000,000	
MacNair	1921	8,600,000	南洋研究二卷五期 p 75 中國人口問題 p 122 (1)係 最低估計(2)為最高估計
李長傳	1929	10,696,700	
吳景超	1930 (1)	8,477,740	
	(2)	11,493,095	

註21 據陳達先生在「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一書的腳註中，謂「還民」，與「僑生」的定義是「凡由中國遷出者謂之還民，在居留地生長者謂之僑生。凡南洋的華僑社會實包括還民與僑生，或總稱為海外中國人」。

註22 數字由「西南實業通訊」一卷五期 P 40—48摘出。

世界各地，到處有我們的華僑的蹤跡，其中大多數約總數的四分之三是集中在南洋一帶。南洋的華僑，十九為閩粵兩省人，閩人就靠了他們的冒險精神與毅力，在南洋創下基業，其人數當然很可觀。不過以往正確的統計不易得，茲根據由各方面搜集可靠的數字加以估計，閩僑在海外的人數約為 2,829,921 人。統計數字的來源，有些是居留地政府對閩僑數目已經有過調查，有些只能得到華僑總人數，而根據熟悉僑況的人的報告加以推算。其分佈情況如下：

總計	2,829,921
暹羅	625,000
英屬馬來亞	980,386
荷屬東印度	806,885
香港	92,858
安南	81,500
緬甸	77,438
菲律賓	88,400
北婆羅洲	27,214
台灣	38,800 (註23)
日本	5,940
其他	6,000

華僑總人數 8,321,343 人之中百分之三十四為閩籍，南洋各屬（台灣，日本除外）閩僑佔華僑總數百分之三十六強；而閩僑總人數 2,829,921 人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散居南洋各地，由此可見福建與南洋關係密切之程度如何了。）

三、閩僑在海外的經濟地位

閩僑在海外的經濟地位，可從僑民職業類別上略觀其梗概。而各

註22 台灣與福建一水之隔，台人幾全部為閩南移去的居民，台灣華僑人數，尤其在估計閩僑的數字時，左右甚大，因而發生許多問題。台灣的福建人從前約有二三百萬，現在因為國籍改變的緣故，僅餘三四萬人。

地閩僑經濟力量大小，資力大小自然與他們人數多少，所營事業有關。今日閩僑在南洋的經濟力量，雖然不及歐洲人，然事業上成功的人，大都是「白手起家」，其奮鬥之精神，頗足使人欽服。一般說起來，南洋的閩僑以農商及勞動者為主，從事其他事業者較少。而各地情形亦稍有差異。

(1) 英屬馬來亞 在英屬中華僑將近二百萬人，福建籍僑民佔一百萬人。其中百分之五為福州人，百分之二、五為福清人，其餘閩南人約佔百分之九十三弱，因為人數衆多，所以資力也大。閩僑職業以從事商務金融業為數最多，農業者次之，因為從事商業的關係，集居於市鎮。例如新加坡一埠就有福建人 133,473 人，在柔佛地方中國人三分之一是福建人，在馬來聯邦中大部集居在大城市如吉隆坡，太平，怡保等處。馬來工業，集中於新加坡，多為樹膠廠黃蠟廠油廠。絞膠業在南洋各屬尤為著名，不但馬來所產樹膠由此製成，即荷屬樹膠之粗製品亦多由新加坡製而後輸出。經營樹膠買賣者全為閩僑，尤以永春人為多，陳嘉庚公司即其著者，此外錫與椰油亦為閩僑一大事業，小規模的經營隨地皆是，不能勝數。勞工方面華工也佔一部分勢力，據馬來勞工局 1937 年底之統計，全英屬華工計 75,589 人約佔外籍工人總數五分之一，鑛山中華工佔六分之五計 51,996 人，工場工人佔五分之四計 44,585 人，此項華工現在都是自由契約，但已較 1914 年明令禁止之前，小得多了。）

(2) 荷屬東印度 荷屬閩人遷去最早，如漳州蔡坂早在 1753 年就已移居該地。東印度的福建人約有 800,000 人，佔該地華僑總數六分之二以上，大部分散居於爪哇，馬杜拉及羣島東部。荷屬的閩南人大部分是在東印度生長的，一半是商人。在工商上，歐人佔其上層，土人佔下層，而華僑則佔其中層，為東印度經濟社會之中堅。在爪哇以糖製業關係，從事工業較農業為多，但在條門答臘及西爪哇，他們從事經營農業與漁業。東印度主要之產產為蔗糖，樹膠，煙草，茶四種，在農業投資以蔗糖最多，計佔 13.6%。製糖業在一九二三年曾有一度繁榮之黃金時代，已故之黃仲涵氏有糖大王之稱。糖以外之工業華人所經營者，大部分為小規模之工廠。輸出入業，華人所營為「二盤商」（中介人），偶有作頭盤商者以輸入西貢米，運出糖為主業。）

(3) 法屬安南 越南閩僑多活動於沿海一帶，主要之營業為碾米，藥材棉業樹膠園及雜貨館，利用土產供給土人，以及海外輸出業。西貢附近橡皮業很盛，華僑經營的橡皮園有七十餘處。閩僑人數比較少，以西貢為中心，但在商業上頗佔重要位置，堤岸多數工場，米較，皆在他們掌握中，商業以外從事勞動者少。

(4) 暹羅 (在暹華僑主要職業為商業，尤其零售商最活躍，小商販常深入深山與土人交易。在農業上，磨米與運米由華僑担任。華僑所經營的工業與手工業有鞋業，成衣業，木匠業，馬車業，鐵匠業，錫匠業等數種。他如在礦山及勞動工人亦不少。)

(5) 菲律賓 在菲華僑以閩南人最多，如泉漳兩屬，南安晉江海澄等^{註23}大多數是零售商人，從事磨米運銷木材業也有一部分經營進出口貿易。全菲華僑投資，據1932年之統計，共有432,000,313 菲幣之多(註23)而閩僑在華僑中佔十分之八，此鉅額之投資自然大部操於閩僑手上。有一位外國作家談到菲律賓華僑的經濟勢力說過：一(註24)

「菲律賓的華僑或許達125,000人，在外僑生的或有750,000人。其中70—80%業零售，經營各大島的商業，年來勢力日張……四分之三的商业信用操在他們手中。在重要產米區內，運用他們的金融力量經營米業，作磨米與運銷業務。在外島，經營木材的零售，40%是由他們供給。……他們的投資總額，據估計達100,000,000美元，竟等於美國對華投資之半。」

(6) 緬甸 緬甸通華的道路分為海陸兩條，海路由閩粵來的移民大部居住於沿海一帶；陸路由滇入緬的雲南人，他們的勢力範圍是上緬甸一帶。下緬甸是閩粵人的世界，閩人佔十分之八，粵人佔十分之二。粵人居於大城市，閩人則雖至窮鄉僻壤，無遠弗屆。米穀為緬甸最主要的物產，華僑在米業上次於歐人而與印人勢力相峙，惟內地販運則大權獨操於華人，外人幾無插足餘地。土產商店即租貨店，包括販賣印度進口之檳榔煙葉香蕉豆類牛皮紅茶芝蔴等物，華僑業此者

註23 申報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南洋考察團長高士恒之報告。

註24 R. Hayden, China,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in Foreign Affairs

Vol. 11, No. 4, July 1933, p 711-715

以閩僑為多。什貨店中有荔枝龍眼罐頭，多數為福建的特產，最受土人的歡迎，木材業多為閩僑之附屬商業，緬甸之礦產，由華僑經營者約分玉石及錫鐵二種華人經營錫鐵礦者有十餘家，大半為閩粵僑，華工亦數千人。

(7) 婆羅洲 華僑中間人最佔勢力，在經濟上地位與英屬馬來亞相似，福建人分布於古晉及全境，業貿易，經營農產品，銷於新嘉坡一帶，在雷章河附近的閩僑則從事農田園圃，此外在砂撈越之煤油礦工作者甚多。砂撈越之詩巫埠，完全為福州人所開闢，所以福州及閩北籍的僑胞最多，而詩巫有新福州之稱。

此外台灣的閩僑，多操苦力，理髮，裁縫，黃包車夫等低微職業，勢力較小，生活清苦，故略而不談。

四、出國僑民之分析

遷民出國依其身份大概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訂有契約的大批勞工團體，這一類出國的僑民以十九世紀為最多，例如有名的砂撈越新福州開墾運動，大批閩僑就是這樣遷移出去的。大概那時南洋資源多未開發，大批勞工非常需要，我國有的是賤價的勞動者，所以各屬殖民政府都相競的爭募華工。華工的徵募多經過工頭為中介人，豬仔制度的流弊，曾掀起過多少次的風潮，這類勞工集體移民，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已經停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徵募華工，軍事關係重過經濟關係，是例外而不是正常。訂有契約的集體勞工移動停止之後，獨立冒險的牟利的商人以及單身出外謀生的苦力加多，這可視為出國的第二類及第三類人。這兩類人並不是自第一類停止之後纔有而是自十九世紀以來逐年加增，其中的原因，多少與經濟有關係的。

地理的背景與歷史的移民政策為利於閩人遷徙的兩大基本理由，我們在上面屢次指出過，可暫拋開不談。專談經濟的關係討論遷民出國的原因也是很複雜的。陳達先生曾用訪問方法調查了905家華僑家庭關於離國的原因，其結果如下表：一(註25)

註25 陳達，南洋社會與閩粵社會 p 48-50

類	別	家數	
經濟壓迫		633	69.95
南洋的關係		176	19.45
天災		31	3.43
企圖事業的發展		26	2.87
行為不檢		17	1.88
地面的不靖		7	0.77
家庭不睦		7	0.77
其他		8	0.88

在上舉八種原因中，除其他一項內容太瑣細無從歸類外，其他七項我們大別可歸納為經濟，政治，自然，社會，心理的理由。經濟壓迫很顯明是經濟的理由，在個人方面或因失業或無業，在家處方面無恆產，入不敷出，食口衆多都可構成經濟壓迫這一類理由，佔的百分比也最高，是國民出國最主要的原動力。

南洋的關係，乃指遷民在南洋方面或因親族關係或因事業關係吸引他出國。例如祖傳有生意在南洋，待他出國主持，或有親屬在南洋從事各種業務，易於薦引，這種動機可說兼經濟與社會兩者而有之。一個人的事業的擇定，多少是受其左右社會影響的。這一類原因僅次於經濟壓迫，佔約19.45%。

天災乃自然界一種突來的變化，尤其在農業社會中自然災害往往是移民的最大動力，歷史上逃荒，差不多每一朝代都有。有名的「八二風災」在這905家中有31家是因此受害而移出的，有一位學者描寫過這一次風災的實況說：—（註25）

「颶風近廈門時，有輪船一艘，重4,000噸，完全失蹤；又有輪船一艘，船身整個被吹上海島。沿海岸各處有許多屍體發現，因有許多人民是在船上過生活的，據估計，這次風災淹死的總人數約有80,000人」。

「企圖事業的發展」多少屬於心理的因素，這一類人大概都受過相當的教育，有高尙的企業心，佔2.87%。

註26 L. D. H. Buxton, China; Land and People p308

「行為不檢」與「地面的不靖」純粹是政治上原因，前者如犯法，不能容於現社會，是主觀方面的，在近來的遷民中比較少，只佔1.7%；後者如盜匪橫行，客觀方面不容其謀生，比較更少不及1%。

「家庭不睦」是指和家庭中人發生意見出走，這是屬於社會原因，這一類更少只佔0.77%而已。

遠渡重洋，萬里迢迢的航程，必須要勇敢體強的人纔能渡過層層難關，尤其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裏，遠行是一件冒險的事。冒險自非老弱婦孺之輩所可勝任，因此移出的遷民大半是壯年的男子。著者就海澄等十八縣的僑民登記分析結果，給上述的話獲得證據。先將統計結果分列於下：—

	總計	20—44歲的人數	佔總數%
旅外華僑人數	65,942	47,588	72
男	55,815	40,942	73
女	10,127	6,646	66
留國僑眷人數	151,583	51,158	34
男	67,446	16,694	25
女	84,137	34,464	41

從上表我們看出幾件事實：（1）從男女性別看，旅外的男多於女；留國的女多於男，因為女子到南洋去不但不能受得起沿途的風波，并且還純然是個消費者，旅外華僑剛去的時候都不願有「身家之累」往往將家眷留在故鄉；（2）從年齡上看，出國的僑民無論在男的或女的都是年青力壯的人（20—44歲組為壯丁年齡）的比例多，百分數高。老弱的留在家裏看家。女性出國也大半是年青的妻子，隨着丈夫出外，不過人數是比較少得多了。有許多年青僑民，在國外成家立業的。

留在國內的既是老弱婦孺，在生產上不能作多少事，那麼勢必要靠海外的家庭分子供給，這一點我們在稍後討論遷民對國內的影響時，將重新提出討論，這是很重要的。

遷民去到殖民地之後，大都胼手胝足，先給人作僱工。稍積些工資之後，再從事小生意。生意越作越大，然後發達起來，成功一個富翁。今日在南洋成功的僑民，多半是白手起家，繼承祖業的幸運兒

，真是少之又少。著者在最近搜集了將及五十個成功的閩僑的小傳來看，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十三歲以前都經過學徒的階段，他們成功的不二法門就是耐心的經過工人，行販（雇員），小店主而成大商家。他們的美德是要有作事謹慎，行為端正，凡事躬身操作，忠實，勝人所不能任。本來一個「過番客」「只帶一個本地磁的水罐，兩身衣服，一個笠帽一條草蓆」之外別無長物之人，除了在耐勞吃苦奮勉取得主人的信託之外，還能依靠什麼？從工人開始，依次遞升至大商人這條長長的「社會階梯」是需要相當年月的，所以上面所說過五十個成功閩僑名人小傳中有三十八個人都是在四十歲前後一兩年期內事業纔獲得成功。不過在華僑社區中，人人都堅信「老天不負有心人」的。千篇一律的「番客」成功故事，都變成月夜談話資料，傳遍在每一個鄉村角落。父以教子，妻以勉夫，每重複講一次都要引起老年人的回憶，青年人的熱情，連盤在祖母膝邊聽故事的孩子，童心中早已深入了黃金海外的幻夢。在這種天性衝動之下，每年都幾千幾萬人背井離鄉，跑到萬里外的異地去，尋找他們的黃金處女地。

五、閩僑對家鄉的關係

將及三百萬的海外閩僑，這大量的人數，自然與其家鄉發生許多關係，他們直接間接對故鄉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當遷民出國的時候，不論他去國的原因是那一種，在客觀環境上他對家鄉的人口壓力是減輕，不過這種減輕是永久的呢，還是暫時的現象，確值得研究。關於移民是不是減輕人口壓力或解決人口過剩問題，許多學者都發表過不同的意見，綜合起來我們可以歸納成以下諸類：一（註27）

1. 以移民是解決人口壓力或人口過剩的辦法，這是 Knibbs 的看法。至於移民能否永久解決人口壓力或人口過剩，而使壓力不再增高過剩不再發生，關於這點，Knibbs 沒有說明。

2. 以移民可以是亦可以不是人口壓力或人口過剩永久的解決辦法

註27 潘嘉麟，移民的定義理論和人民移動自由，社會科學季刊五卷三期

一視情形而定，這是 Thompson 的見解。

3. 移民不是永久能解決人口壓力或過剩的辦法，這派的意見可以 Reuter 為代表。

4. 移民是可以暫時解決人口壓力或過剩的，這是大家一致承認的意見。

由人口分配密度來看，福建有每方公里居住兩萬人的沿海都市，也有低至每方公里十餘人的內地，不過內地是貧瘠的。本來人口密度過高與否是相對的現象。福建的人口就現在的生計狀況之下（以農為主的生計型態），實已超過「時中的密度」（Optimum Density of Population），那麼三百萬遷民的出國，的確減少福建人口問題的嚴重性不少。遷民出國對國內的人口構成，也有重大的影響，例如華僑社區中性比例因男子出國，女眷留國的關係顯得特別的low；而在年齡分組，由於壯丁的出洋，也顯示出兩頭大、中間低的累退式的人口結構。有些華僑在國外娶土女為妻，在第二代僑生的兒女，血統上是混血的，混血種據生理學觀察，毅力是超人，假使這些僑民生的兒女回到他們的家鄉，無疑對人口素質有某種程度影響，不過是漸進的，潛伏的并不怎樣明顯。

人口問題之外，遷民對國內的影響可分為社會改革，物質建設，心理改革三點來看。這種影響，在近百年內的中國歷史極其要緊，因為有知識有經驗的遷民在國外居住很久，不知不覺於日常生活中接受了外國文化的影響。他們覺得外國生活習俗中有許多優點，頗可介紹給國內採用，回國之後或開發實業或從事社會公益事業，給古老的家鄉的舊生活裏滲進許多新活素來。

社會生活乃是羣體生活，農業社會養成孤僻的民族性，羣體生活觀念很薄弱，因而對集體生活最高形式的政治觀念也很模糊。維新以來中國政治改革運動中華僑力量很大，孫總理說「華僑為革命之母」，華僑對祖國貢獻是很大，例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福建志士大都是僑籍南洋的。大的至國家改革的事情暫地開不談，退一步說歸國的遷民在故鄉也到處見得出他們組織的能力。據許多觀察所得，華僑社區的治安自衛是較非華僑社區為好，他們組織了自衛隊及團防，多半是私人維持。治安不但保障個人的自由與安全，也就是團體生活政

治生活的出發點。社會生活有秩序，文化各方面纔能有發展。南洋僑胞捐資興學，對民智的開發的功勞是不可泯滅的。華僑對教育的認識，也異於國內人士，一般華僑以為教育的基本目的，是訓練經商，這種隱約重商主義的新趨勢，多少與遷民在南洋獲得的經驗有關。福建的集美學校是華僑創辦的，牠的出名就是因為偏重商學。即如在華僑縣份許多與僑民有關係的小學校裏，他們送子弟入學，也都是為求謀生的準備，華僑對教育的影響第一就是校數員生在數量都大增加，第二學校都兼收男女生，兩性在求學上有平等的機會；第三就是國語的推廣。

閩僑對故鄉教育事業之貢獻，可從廈門市的教育統計中看出。廈門小學校立案的共有39校，其中17校與閩僑發生關係，大部分是靠華僑的經濟幫助，立案的11間中等學校中有5校與華僑直接發生關係，廈門大學是閩僑陳嘉庚先生一手創辦，獨捐共約國幣4,000,000元，每年的經常費還不算在內。

華僑社區內的衛生與娛樂的設備也較佳，人民化在這上面的費用百分比也較高，這一方面是收入寬裕的緣故，一方面是遷民教育程度高觀察力強，對於殖民地的衛生娛樂，有良好的印象，不斷向國內介紹，因而使故鄉的衛生與娛樂，有局部的改變。尤其西藥的應用與高尚的娛樂，體育提倡，獲得成功。

華僑社區之各種事業能發展，與居民的心理改革具有密切關係。舊的心理桎梏解脫之後，一切新的活力纔能進步。遷民對家鄉心理方面的改革最先是對家庭觀念的改變，因為青年們常和外國人接觸，所以有崇尚獨立的倫理思想，他們主張小家庭以及「文明結婚」的制度。社會的信仰也在變遷，有些人破除迷信，他們不信「木柴」，有些人在舊信仰外接受新信仰（如基督教），其變遷的主要原因當推教育與遷民。

遷民對家鄉的影響最大的表面化的成就還是物質生活方面。華僑社區的生產型態有了根本的變化，他們的謀生方式已有脫離農業逐漸走向商業的趨勢，至少農業已退至次要地位。我們相信職業的選擇與地理風俗習慣有關。僑區之由農業生活方式轉向商業生活方式，是因為遷民在南洋環境利於經商，有過悠久的歷史與適當的成績；一方面

富僑加多，消費加大，商業自然會繁盛起來。

小的鄉鎮受遷民的影響成為商業的市鎮，近代的都市也受華僑影響繁華起來。福建的廈門，就完全是由華僑經濟力量孕育成功的。廈門地產的投資至少有十分之六七是由華僑投放的。廈門的重要工業如自來水公司，電燈公司，電話公司都是由華僑辦理。廈門金融業是靠了華僑存款匯款纔能支持。一旦華僑經濟力量退出了廈門，廈門只留下一個荒涼的外殼了。

一個現代都市，必得與深入的腹地（Hinterland）有靈活的交通，交通便利之後，鄉村與城市的文化纔能走向一致，經濟關係纔能密切。閩僑在閩南交通事業的投資對廈門都市發展無疑也有很大的影響。近代化的交通以鐵路為最重要，福建僅有的 一條短短的漳廈鐵路就是由華僑創辦的。漳廈鐵路其着眼點在開發龍巖的煤與漳州的永樂。牠是由嵩嶼（廈門對面）起至漳州止，計長九十里。開辦時計有資本國幣2,426,551元，後來遞增至國幣3,300,414.92元，資本總額中三分之二是華僑投資，特別是荷屬東印度羣島的閩籍僑民。原來計劃預備必要時將路線接至龍巖，不幸因官吏的舞弊，官辦商辦問題不解決，即使最後決定由閩僑巨子黃奕住李清泉等接辦，也因內亂而竟中途而輟。

閩南的公路交通，比別的地方發達為早；據調查所得閩南汽車交通業，幾無一路不與華僑發生關係。閩南汽車路投資在以前據閩南汽車路聯合會估計約達國幣四百萬元。泉屬汽車路的資本，華僑擁有十分之七；漳屬汽車路的資本，華僑擁有十分之五。按汽車路里程計，十分之七的汽車路在泉屬，十分之三汽車路在漳屬，由此可見總投資四百萬元之中，華僑的資本實佔了大部分。泉安汽車公司是閩南最早創辦的，係由神戶華僑陳清機發起的。

閩南一般汽車路在廿三年以內，因為省內政治不上軌道歷受兵災匪禍損失不貲，據可攷者有如下數：

損失總額（元）

總計	1,328,318
民國二十一年	272,490
民國二十二年	530,549